

武經七書講義私考

十二之廿一



漢書門			
二	九	二	九
一	九	一	九
五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九	二	九
一	九	一	九
五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29
冊數	5 (3)
函號	299 22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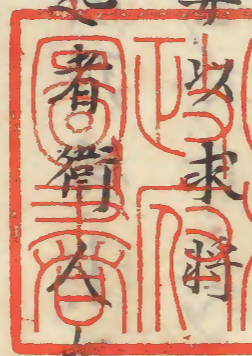
吳子論義

私考卷九十二

起嘗殺妻

以求將

百一云吳起



好用兵嘗李於魯子事魯君亦

盛鄭人攻魯欲將吳起起取魯女為妻而魯疑之吳

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魯也魯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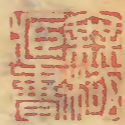
以為將而攻魯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

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不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

淺草文庫



不為卿相，不獲入衛，遂事公子。居項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絙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盜嫂受金者，不失為漢之謀士。

前漢列傳十之絳灌等或逸。平曰：平雖養大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王尊官之，令護軍臣間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及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平。平知問曰：有之乎？平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存也，之行而益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

食人雞子者，不失為衛之良將。

子思言荀爽於衛侯公曰豈為吏賦於民而食
人二雞子子思曰云云以二卵而棄千城之將
不可使間於鄰國前府邦字

李郭在朝相勉以忠義

百十云初時郭子儀各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
為中興第一

趙旃魏錡求弼求公族不得

左傳十云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
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

晉之弼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
召盟許之其魏錡皆命而往卻缺子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

晉之四軍益闕八卿和睦

左傳十四云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親我益成鄙我是欲不可後不如待晉
晉君方明四軍益闕八卿和睦必不奔鄭楚師
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會之聞之杜
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周瑜程普俱為部督以不睦

吳志九云初周瑜見友於孫策太妃又使孫權以兄奉之是時推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独先盡敬便執臣節度性恢廓大率為得人惟此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下折節容下終不此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此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晉之帥宗和

左傳成公十三年云孟獻子曰晉帥宗和帥必有大功

彘子以備師陷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去以備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

張遼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

羊祜怒而陷宗師

左傳宣公二年云春鄭伐宋將戰華老殺羊食

壬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余
羊斟之事我為政共入邲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
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形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彘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羊斟
白魚入王舟火流于黃屋

綱一云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
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
于下至于王屋王所居屋流為鳥其色赤其声魄流行也
武王秉父志業故致此瑞未者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
周之凶危鬼安定之意

八百

城濮之役軍吏以避楚為辱

左傳僖公廿八年云楚子玉怒後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以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
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
舍其旧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請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益害也公曰
若楚惠何稟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殺函之敗

孫才一

孫有孫子私考也下皆做此

會稽之擄

細一云

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句踐自行成及國乃勞
心焦思臥薪嘗膽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予
死其百姓同其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
乃以伐吳吳王兵敗亦使人行成句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晏罷
非為吳耶謀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且天其
不取友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句踐既敗吳乃以
兵北渡淮名水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
王乃使人賜昨命為伯諸侯畢賀

魏有桑田之勝魏公亡

左傳僖公二年云魏公敗我于桑田晉卜偃曰

魏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掩其民矣不可以

稔

晉有鄆陵之勝而廊公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云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鄆

陵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十八年春王

正月庚申晉栾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秦穆公伐趙欲其尊已為帝

秦邪主也非穆公誤矣

史記列傳廿三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

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

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

秦所以為急圍趙者前此存晉主爭疆為帝已

而復歸帝以存疆今存晉主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

祭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

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

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

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曰君是
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以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楚將北師

左傳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其晉
盟而背之益乃不可乎子及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

鄭息有違言

左傳隱公十一年之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雞
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

將亡也

鄭五公子爭立

左傳六云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毛詩邶風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テ兵革不

晉飢不能報

左傳襄公九年云秦人侵晉以饑弗能報也

齊責楚不貢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以潰

遂伐楚子使共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

侯九伯廿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岳極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每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回諸水濱

師進次于陘

楚人伐許

左傳僖公六年云秋楚子用許以救鄭諸侯救

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詐男面縛御壁大夫哀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楚子從之

晉郤克以婦人笑而伐齊

左傳宣公十七年之春晉侯使郤克微會于齊
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
子怒出而誓曰不此報不能涉河
北我侵邾

左傳隱公九年之北我侵邾伯御宗之患我師
曰彼後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
孟剛者韋冠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
而不數貪而孟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益繼
矣乃可以逞後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遂
之哀我師前後擊之殫殪我師大奔此不可
符堅孫才一楚人對齊侯曰見上齊責楚不貢
詐男面縛見上楚人伐許之也

賁媚人責以辭

左傳成公二年云晉師從齊師入自平陸擊馬

紀

禮初侯使賁媚人賂以納觀王磬其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賁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燕

欲戰則戰

用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燕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

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益乃非德

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

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

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豈顧土宜

其益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

為盟主媚人用

邾公子來為三覆見上北戎侵邾之處

謝也推其利害以勝堅孫才一行堅之處

孫才一行堅之處

孫才一行堅之處

孫才一行堅之處

吳子講義私考十三

荆惟不虞制

孫才三

魯惟不備制

孫才一

晉侯伐邲使司馬作山澤之險

左傳襄公十八年云邲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

人使司馬作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

之使索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後之

邲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舟

商君執改慘酷是尚

史記列傳八云秦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庶

變法之令鈴民為什五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共

者腰斬告共者共斬敵首同賞匿共者共降敵

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

者各以卒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

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奉以為收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

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並功者雖富益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於民昔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
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
虔躒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

高祖入境

前漢帝紀云

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
趙高遣將將兵距境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謀讖於山上為
疑兵使鄰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
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
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統
境關渝賈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
又戰其北秦兵大敗之

城濮之役

城濮之役

左傳僖公廿八年云己巳晉師陳于鞏北番臣
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益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番臣
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子玉奔楚右師潰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棄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
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辜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北戎侵鄭 是上

秦之禦趙軍也

百一云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
曰秦之所惡者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
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及
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
廉頗將以擊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
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龔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
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以
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

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敗民爵各一級秦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素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不有葉何則韓淮陰終於都尉

百二云

勝公此韓信與詔大說之言於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此葉何詔何奇之言於上以為大將

皇甫規著於功曹

百四云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此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奉規上計掾後拜度遼將軍

薛仁貴恃驍悍

百九云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卒兵二十
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
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
所向披靡軍衆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回
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
人馬甚衆授游擊將軍師還帝謂曰朕奮將皆
老欲擢驍勇付爾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
東喜得魏將遷右領軍中

公孫文懿之師雖衆

百五云文懿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朝
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
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上山地道
梢槽鉤衝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
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
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立相國王建御
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
斬之後文懿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
梁水之上星墜之所

唐本宗之克突厥

通鑑綱目卅八云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日
利突利二可汗率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
引兵拒之會圍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餓疲器
械頓弊朝廷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二可
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世民乃
帥騎馳請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
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圍獨出此我
圍若以衆乘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

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
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益香火之情
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
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
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但欲與王申同盟約
耳乃引兵稍却是後而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
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殫時筋膠俱解弓不可
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索
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

民又遣人說突利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
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為兄弟世
民亦亦以恩意接之其盟而去

薛仁貴之擊吐蕃

孫才一

歲在庚午之秋

薛仁貴之擊吐蕃

卯之戰

晉之後政

以中軍佐

二城皆往

餘師

每中指

也

尤傳宣公十二年云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後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益上劍誰適後此行
也晉師必敗○彘子曰用敵彊而退非夫也○

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祥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晉魏錡求公族
未得趙旃求郤未得其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
曰二城往矣弗備必敗○及昏楚師軍於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益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宋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中軍之指可掬也

史祥與余出理對軍

孫才一

余出理所配市人之處

楚子已責遠饅

左傳成公二年之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
救郟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
魯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孟德以及遠方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遠饅救
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楚侵及陽橋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舉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
說宋牽元陳公孫寧衛孫良文邾公子去疾及

魯國之大夫盟于蜀減宣叔曰是行也晉辟楚
魯畏其衆也君子曰魯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
猶以魯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楚子討鄭邲之戰

此隨武子

左傳宣公十二年之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饗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欲也不為是征
楚君討鄭怒其戴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戎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若怨讎政有徑

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平氣輯睦
事不斲矣若散為宰擇楚回之令典軍行右轉
左追蓐前荒慮筮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後禮煩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

符堅

孫才九 鄭人軍蒲騷

陳慶之之代魏也

梁書廿六云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

而隨從高祖性好碁每後夜達且不輟等
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後
高祖東下平建鄴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
渦湯魏遣征南將軍常山元昭等率馬步十五
萬來來援前軍至颺河去渦湯四十里慶之欲
逆戰草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
足為功如其不利但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
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憊去我
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

必豈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至
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
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及還與
諸將連營而進據涪湯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
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
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
軍門口共素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
多諸軍並益圍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
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

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教今日犯
者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倚角作
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涪湯城主羊
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
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涪水咽流降城中
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涪湯之地置西徐外安軍
司柔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

光弼伺賊方飯而擊之
百十云是日饒湯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

提輕兵欽旗鼓伺賊方飲襲殺之且思明懼

羅之役楚師亂次以濟

左傳桓公十三年云楚屈瑕代羅莫敖使狗于

師曰諫者有刑及駢亂次濟遂是次且不設備

及羅與盧戎而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周訪擊杜曾

百六云周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教不

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

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

向不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喪索之可儆鼓行

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

竇泰依山為陣

周書帝紀二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

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且至水

關竇泰率軍至惶懼依山為陣未及成列木

祖縱兵擊破之尽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

安

宋襄公不阻險

左傳六云公曰君子不重傷

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

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

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下

周書帝紀一云秋七月太祖師無奔自高平前

軍至於弘農而孫神武稍逼京邑魏帝親惣六

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

宰遣使告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

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

高祖擊曹咎孫赤孫贖斬虜洎孫赤

曹劄望其旗孫赤徐敬業置陣孫赤李遠

劉裕入長安令其子居守

通鑑綱目十四云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

泓詣建康斬之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

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回收秦彝器渾儀王

主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
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議將遷都洛陽王仲
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十月
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目之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
不欲留會聞劉裕之卒裕以根本並託決意東
還欲以王弘代裕之謝晦曰休老輕易不若義
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官留任而以次子義
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

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傳弘之皆為參軍後事先
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至
是知裕並復西畧之意皆歎息失望○夏王勅
遣兵向長安月之夏王勅聞劉裕東還大喜
召王賈德問計賈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
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
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
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斬之東塞潼關絕其
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

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乃使其子璜帥騎二
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
後繼

符堅之軍見八公山中木石皆動孫亮亦不進

符堅之軍見八公山中木石皆動孫亮亦不進
乃使其子璜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吳子講義私考卷第十四

楚軍亂次見上晉之軍見上符堅之軍見上孫才四

周華之師孫才四師行有紀鄒禹孫才四

取戎巖整揚素之所以勝

百八云揚素多推畧柔機赴敵應變安亦然大

治軍訓整子儀之所以勝

非子儀之故文先彌之故文也

百十云先彌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

持軍整齊奔彭之所以勝

百三云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

成軍益犯

輕而各礼秦師之所以敗

左傳六云王孫滿尚幼視之請桓焉曰秦師輕

而各礼必敗

州長有礼晉師之所以勝

左傳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礼其

可用也

越之圖吳

孟明視濟河焚舟

左傳文公三年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而還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

入之周也此入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

能懼思也

邲之戰

左傳宣公十二年云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涿上車為彭果亦列其功其功其功

王仁鑑

李孝遠之舉

孫弟十

楊璇之舉

孫弟十

鄭之少駟

僖二十五年

左傳五之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多而止不調

故墮泥中六及出而自負其創杜預曰示其

吳子講義私考卷第十五白力晉創回楚其吳王言

陸機能識辨亡

晉書列傳廿四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

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

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

願義兵為承國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奮里邕

以勤孝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

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

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

亡論二篇○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謙下士

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

能康隆晉室遂委身與穎以機參大將軍○事

表為平原內史。太初穎興河間王顯起兵討
長沙王。假機後將軍河北都督。平北中郎
將王粹冠軍。秀等諸軍。廿餘萬人。機以三世
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居群士之右。而
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同諱都督。穎不許。機鄉
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
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君功成
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
昔丞相任來。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

失。成之業。今日之憂。在公不機也。穎左長史
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
副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
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
列軍自朝。秋。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
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奉天子。機戰
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雪。水
為之不流。

養由基射穿七札

卷之九 傳成公十六年云癸巳潘在之黨共養由基
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
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也
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
姓月也必獲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
矣及戰射未王中月王召養由基共之而矢使
射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中也
子玉剛而彊禮

九傳僖公廿七年云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野終
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
飲之酒著費尚幼後至不賀子文曰剛之難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亦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彊禮不可以治民過
三百余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李廣行營部伍孫亮程不識之妙作貴見其子私考其
錦裘自表李晟孫亮程不識之妙作貴見其子私考其

百十云嚴每共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
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裸
為賊餌哉

李廣非不勇也
百二云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戰七
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
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曰不
貴復非不勇也

百三云北庭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劉甚
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
敵也果然失吾名將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
見甚歡

馮道根之遠在侯
鄭敗楚師國人皆喜
左傳文公九年云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
缺救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之矣
李光弼之代子儀

李百十云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
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嘗墨士卒麾幟
益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云
郭子儀之為師也

通鑑綱目云子儀事上城御下怒賞罰必信遭幸臣
程老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振兵處外然詔
旨即日就道益纖芥顧望故諛間不行
裴度之為師也

通鑑綱目四十八云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

淮西宣慰招討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
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於上上
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今日上
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
白起所以不為辱軍將

百一云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政韓
魏於伊瀨斬首廿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
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老狼城攻楚拔
郢楚王東走徙陳秦以白起為武安君

嚴顏謂有斫頭將軍

東坡詩集二、嚴顏碑詩云、吁嗟斫頭將、千古為

病慙、經云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與諸葛亮

等、約定郡縣、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飛、呵顏曰、大

軍至、何不降、顏曰、鄉等益狀、侵奪我列、但

有斫頭將軍、豈有降將軍也、飛怒、令率去斫頭

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邪、飛壯而釋之、

事見蜀志

秦人使問曰、趙而廉頗果代

百一云、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及問

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其

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及

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及聞之言、因使趙括伐

廉頗、將以擊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

白起為上將軍

越人使問曰、吳而子胥果殺

百一云、吳太宰嚭說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

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欲伐齊、員強諫

已而有功，是則及怨王，不備伍員，必為亂。因賜子春屬鏤劍，以自殺。

水陸並進，王濬所以平吳。

通鑑綱目十七云：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既摧其西藩，使當經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楊州別駕何

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渾同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後。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未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

主之孽臣本昏以傾險謖侮致位九列好興功
役為衆患苦至是殿中數百人請於吳主曰北
軍日近而兵不舉及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
曰正坐本昏耳吳主曰苦爾當以叔謝百姓無
收昏屠之吳陶濬謂吳主曰蜀船皆小今當得
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
節鉞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佃亦臨近境吳主分
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佃濬舟師
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奉帆直指建業報

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
鼓譟入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
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
二萬三十三兵二十二萬

吳漢所以克成都

百三云自是漢兵連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
八寇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
漢使高平唐敢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

北城之役先彌孫亦一唯恐燕軍之剽所得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

爾三云甲車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唯恐燕軍之剽所得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

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奇諸降者

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

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

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

欲出戰怒自十倍孫亦一

漢使鄒食其孫亦一子儀之料思明孫亦一

慕容評賣樵鬻水孫亦一

晉書載記十一云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

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

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

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回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

如兵陵三軍莫有國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

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

務極艱勤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

豈與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
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
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
荀攸說曹公曰布氣未復

魏志十云至下邳布敗退回守攻之不拔連戰
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
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喪矣三軍以將為主
喪則軍益奮意支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

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
泗灌城潰生禽布

邲之役單子令軍中先濟

左傳宣公十二年之楚師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辛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泚水之役陽子上濟

左傳僖公卅三年之晉陽處突侵蔡楚子上救
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

聞之文不犯頌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而紂我老師費財亦益
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
益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紂之乃退舍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南
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

闕典之役

孫才五

干禁處軍卑下

孫才六

皇甫嵩

孫才十

徐敬業置陣既久

孫才十李逸之

秦士會使輕者肆晉軍

左傳文公十二年云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東駢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東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

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鄭公子突

吳考才十二

北我侵鄭也知也

吳子講義私考卷才十六

鄭人之周麾

隱二年左傳班叔盈又以整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鄭師畢登

光衛之三麾

吳漢亦鼓而進

百三之且日寢夜出兵困漢人選四部精兵

頭吳河等及身桓突騎三千餘人亦鼓而進

軍大潰及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

之茂寢突走

周人以錮止之

韻府云鈞鉦也禮云以金鈞節鼓

光衛野戰

孫才一

光衛迫險

孫才五

北戎侵鄭

吳才二

光衛擊周擊

孫才四

魏人又周亮

左傳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魏人又周亮

司馬法講義私考十七

充國以正月擊弁差得計之理

百二云趙充國曰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

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

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計之理

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辛武賢知漢馬不耐冬

百二云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

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也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齊
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
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
能盡誅重奪其畜產虜其妻子獲列兵還冬被
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心自擊之即信之戰
吳以共王率而伐楚蠻阻軍于不敵共而別
左傳 楚蠻阻軍于不敵共而別
楚聞晉衰而還

晉飢秦輸之粟
左傳 僖公十三年云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

伯謂子桑與諸子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
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討）無衆必敗謂有
里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
道也行道有福子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
雍及緡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穆宗時西河既定

新唐通鑑綱目四十九云。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
萊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
軍鎮。多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
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
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
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
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
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服主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多戰多敗。

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
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
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
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
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乏。崔植杜元穎王播
為相。皆庸才。各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甲布。朝廷
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
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李牧攻匈奴
孫考考一

晉人避楚三舍

左傳僖公廿八年楚子玉怒從晉師以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皆惠食言以充其讎
我曲楚直其無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無欲止子玉不可

衛為狄所滅

毛詩三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
東從渡河野處漕邑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
公從居楚與始建城市而宮宮室得其時制百

姓說之

刑為狄所滅

左傳

鄭之善事晉楚

左傳

荆伐隋敗秦而

左傳

郟人使盡東其畝

吳考十二

賓媚人之也

邾小國也而侵郟

左傳

郟大國也而滅譚

左傳莊公十年之邾侯之出也過譚之不禮焉

桓公

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邾師滅譚

每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衛侯之殺弟

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投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並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

鄭伯之克段

左傳隱公元年云五月辛丑木叔出奔共書曰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崔杼之弑

左傳襄公廿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

君光

楚人之弑

左傳

司馬法講義私考卷第十八
昭義步兵孫考一 李抱真之也
後周世宗其於兵也

細鑑十四云歷年圖云太祖負震主之威扶不
賞之功措身並所親危而祭雖履天下之籍而
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
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

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變弱為強因敗為功親
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
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孟堅城戰
每強陣又以枹鼓之際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
則周修政事賢才收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

穆宗時朱賊之變

綱鑑十四云上之初即位也西河畧定蕭俛限
未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
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從

之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
湊作亂一呼而七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
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
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
不知所從故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李光顏名
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
亡不能復取

哀公二年鐵之戰

左傳哀公二年云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霄攻

鄭師取蠡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
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列晉前趙孟
曰國甚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多大子曰吾救主於車
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
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橫木明
下細小也傳言簡子不伐讓下自伐

三麾至地諸軍爭奮

左傳隱公十一年云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司馬詳庚辰傳于詳類考叔取鄭伯之旗整孤以先
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整孤登周麾
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士午遂入一詳

臯子以偏師陷吳考士二子各以其私往趙魏縉之也

晉被虜之蒐作三軍

左傳七云晉於是乎蒐于被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
作三軍謀元帥帥中軍趙衰曰卻縠可

晉秦戰河曲

左傳文公十二年云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

不書戰績交倭而退不大山明也。稱人秦晉无功以微者苦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晉秦河曲戰

此戰在莊十一年。秦穆公與晉襄公戰于河曲。秦穆公死，晉襄公即位。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秦穆公死於河曲，晉襄公即位於晉。

司馬法講義松考卷第十九

黃忠固非閑張比

蜀志六云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先主為漢中

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

望素非閑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

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閑遙聞之恐必不悅得並

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

爵內侯明年卒

許歷有功用為國校

孫考五

趙奢先趙北山之也

李廣獲眾贖為庶人

百二云李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
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一時獲者置廣西
馬向後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
二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
鞭馬南馳數十里後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
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贖為庶人

如晉用楚材

左傳襄公廿六年云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向晉故為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鄉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鄉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之臣多在晉

李晟受命之後

百十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乃陳兵下令曰國

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
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斬賊首尾，
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
泣曰：惟公命。
寇賈之嫌亦久矣。與金吾賈復在河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百三之執金吾賈復在河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
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
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

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
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
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
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
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至引
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

同出结交而去
王翦伐荆 孙考三 王伯伐茂建 孙考九 未及而兵
荆之役军士大寒 左傅宣公十二年云 冬楚子伐萧宋 辛椒以蔡
人救萧 人因熊相 宣僚及公子雨 王勿杀 吾
退 萧人杀之 王怒 遂围萧 溃 申公卒 臣曰 师
人多寒 王处三军拊而勉之 三军之士皆如挟
纊 遂傅於荆城
陈旒 惟不守障水

前漢書帝紀一曰 九月代相國陳旒反 上曰 旒
嘗為吾使 甚有信代地 吾所急 故封旒 為列侯
以相國守代 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 吏民非
有罪也 能去旒黃來歸者 皆赦之 自東至邯鄲
上喜 曰 旒不南據邯鄲而阻障水 吾知其亡 能
為矣 向旒將皆故賈人 上曰 吾知與之矣 乃多
金 購旒將 旒將多降
劉禪 惟不守隍平 孫考五 鄧艾之也
李靖言 八馬當二十四人

太宗尚對中云舍車丹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
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

晁錯言十不當一之說

前漢列傳十九云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
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河陽之軍光弼為主也孫考四李光弼之疑北城役乎

張巡為將孫考三周摯所以自取其敗孫考四

張遼長社之役孫考三郭子儀之勉光弼吳考十五

王恢伏馬邑

前漢列傳六十四云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原
過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
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向關出物與匈奴
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信之而貪
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列塞漢伏兵三十
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
四將軍以伏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

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
知漢謀廼下具告單于曰大驚曰吾固疑之
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
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
夏後匈奴絕和親後自單于後匈奴絕和親

劉備伏谷中

百六云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推命

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界
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
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趙雲廖淳傅彤等各為別
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
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
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人言無不
太白身歲李晟不顧太白身歲李晟不顧
百十云始晟屯渭橋也受惑守歲次乃退府中

皆賀曰。受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歲曰。天
子慕露。人臣當力死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
前士大夫勸歲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
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歲懼後守歲。
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前以其
杯水化血。孝恭以為賊臣授首。年。歲。外。原
百八云。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師。
討之。引兵趨九江。將祭大饗。士杯酒。宴為血。在
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在基。唯所召尔。

顧我不負於物。每重諸君憂。公祐禍。愚貫盈。今
仗威吳。以向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子。及
甲。飲罷。歎心為安。

吳漢墮馬。歟必危懼。

百三云。帝使。者。至。書。定。封。漢。為。廣。平。侯。率。驃
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因。蘇。茂。於。廣
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奴。集。得。十。餘。萬。人。救。廣
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
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

臥、無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軍中曰、賊無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
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
圍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
三千餘人、旂鼓而進、建軍大潰。

甲草守節墨

孫考二

張遼李典素不叶

孫考三

本公焚龜折脊

孫考九 牧野之怨

高鞅徒木

吳考十三 高君之怨

孫武教戰程以誘陸遜

孫武字未詳疑劉備歟

蓋余

百六云、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
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走平連、圍至夷陵
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
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趙雲、廖淳、傅彤等各為
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
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
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子玉治兵 吳考十五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詩國風候人篇之維鴉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陳公衣相服於朝

左傳宣公九年之陳靈公共孔寧儀行父通於

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二字陳師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哀懷也相服近身衣

洩冶諫曰公鄉宣淫民無效焉且自不念君其

納之カクセキ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于子ニ請殺之公

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諫之民之多辟キナシ每自立キ

新之辟其洩冶之謂乎

祭遵以光武舍兒犯法而終殺之

百四云祭遵字弟孫穎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穎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為門下吏從征

河北為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

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無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

為刺茲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

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并征虜將軍定封穎

陽侯
曹操馬躍麥中乃割髮自刑
魏志一云本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每敗
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本祖
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
罰不加於尊本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
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
置地
張毛聲斷軍後曹洪知其張聲

魏志九云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本祖遣曹洪
征之以曹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本祖謂休曰
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
遣張毛屯固山欲斷軍後無議狐疑休曰賊實
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
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則毛自走矣洪從
之進兵擊蘭破之毛果走
姚興言救慕容宋武知其虛辭
宋書紀一云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畧才具也

以為謀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之慕
容見興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逕
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
公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
年當平爾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有羌
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吳語穆
之尤公曰常日事並大小必賜興謀之此
宜善詳之云何卒尔便答公所答興言未能威
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卷救奄至不審何以

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梳非痴所解故不語耳夫
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
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司馬懿屯陽遂

孫考五

公名諱主動必請身時與... 容光其降如又... 據洛陽守軍若不違者... 年當平國略令... 同光緒... 許令... 吳普... 孫... 王... 申... 令... 曰... 四

司馬法論義私考卷第二十

程不識治簿書古孫考一迂王之申号令 曰四

王剪之軍 公軍六月三日... 鄭國之士投蓋稷門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五

仕從之劍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

子般為雲誦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常自牆外與

子般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

王康帶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

之棟及覆門上

王霸之困營孫考九亞夫之固壘曰一
班超以三十六人曰張巡歷四百餘戰
長社之軍百五云時荆洲未定彼遣邊屯長社臨彘軍中
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尽擾邊謂左右曰
勿動是不一營及必有造變者欲以勤乱人
耳乃令軍中其不及者安坐邊將親兵數十人
中陣而立有頃定昂得首謀者殺之
憑軾而望齊師孫考九

左傳

登埤望晉軍

左傳成公六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史
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
也師于鉞衛人不保通說欲襲衛曰雖不可
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
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來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登埤自說謀故

至夫堅壁不動

孫考一

孔明南門却洒

曰五

右賢王將四萬騎圍李廣

百二云匈奴在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
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
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
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
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
至匈奴軍乃解去

吳漢多戰不利

百三云帝使人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率驃
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
樂列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
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
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詣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
卧安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軍中曰賊兵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十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

王伯之破蘇建也

孫考九

陳湯料胡兵不當漢兵

百三云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困馱騎上書願棄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

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向。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棄城郭燉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

蕭悅銷兵

解湯知烏孫凡令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
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資治通鑑綱目四十九唐穆宗上之初即位也西河
畧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銷兵請
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
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
山澤為盜及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楚莫敖拳趾高

左傳桓公十三年云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
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拳趾高心不固矣

鄧士載謂諸軍賴某

百五云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又云艾深自矜
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
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光武曰每祭一兵鬚髮尽白

孫考一

推赤心置人

昆陽之戰

後漢書帝紀一云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歟遂數十萬○又云咸曰王莽篡位考奈憤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帝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之所歸

車无懼敗樣輕舸

孫考六

趙括身搏戰

孫考十一

楊素馭戎嚴整

百八云素多權畧親機赴敵應慶各方然大抵禦戒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

度尚之所以使三軍死戰破桂陽後漢書列傳廿九度尚傳云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克豫章艾縣民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真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

馬睦督荆列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植
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
校令擢為荆列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
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
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當尚威烈
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無猶盛尚欲擊之而士
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
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教攻守今與

寡於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
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
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鄉但不并力耳所
亡少之何足介意無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
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被設備
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
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引王治兵孫考十五北城之役

孫考四年

仁貴之白衣吳考十三

賈馮之鼓勇先登

百三云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曰復曰吏士皆飢可旦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復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

勇

莫敖狃於蒲騷之役

左傳桓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羅蘭伯比送之還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

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

大夫其非無之謂其謂君掩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

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掩其不設備乎夫固

謂君訓衆而好鎮掩之曰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不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
緡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駢亂次以濟遂逐次且
不設備及羅以共廬戒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
于荒谷

晉人狃於城濮之戰

春秋僖公廿八年之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
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范文子後入

左傳成公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善
焉吾望爾也子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
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敏武子曰
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卻伯對曰康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
有焉稟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
也書何力之有焉

寇恂與賈瓌有隙

百三云執金吾賈復在河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
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
豈有懷恨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
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

甲文典吳起爭功起曰起曰治
百一云魏置相甲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
子論功可乎甲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
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而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
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
也

張巡教戰出自己意孫考三
去病言兵

百二云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歎
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

房瑄用軍戰

細鑑十二云房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
之瑄悉以戎務悉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
軍旅進過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博斜瑄效
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牛皆驚駭賊縱火焚
之人畜大乱官軍死者四萬餘人惟存四千而

已

趙括讀文書而死

百二云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白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令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果為秦所敗

司馬法講義私考卷第廿一

孔明遺中憫以怒宣王

孫考一

孫曠料廣治

孫考四

陳湯知胡兵

見上篇廿也

井陘之兵

孫考一
陳銖之也

希顛之兵

孫考一
光弼之也

左賢王

見上篇

皇甫嵩討張魯

百四云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

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

梁戰於廣宗梁無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

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

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

赴河死者五萬許人

宣王遣周當以疑孔明

孫考五
陽遂之也

吳般以疑陸遜

孫考六
陸遜不攻之也

杜預陳兵江陵

百六云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

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周省伍棠等

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

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

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省棠

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
有等祭伏兵，隨後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傷
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衆。
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高請降，而列兵登陴，
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
林深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迎，即綬預伏節，稱詔
而綏接之。
光弼歛旗鼓，孫考一，符堅之軍，孫考一。
史思明方餒，孫考一，冠物斬使，孫考三。

陸抗破堰

孫考三
陸遜之圖祐之也

皇甫嵩避波才

孫考十
皇甫嵩討張角之也

漢用汲黯淮南寢謀

綱鑑四云：武帝紀云：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

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丞弘等，如祭蒙振落爾，竟下公卿，治
安自殺。

韓信李牧之稅

班超計烏菴

百四云：西域唯烏菴者，危須尉犁，德二心超遂祭。

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
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
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
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
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趙詔鞬支
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肅國之權都護自來在
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趙可便殺之趙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來入其國而殺之遂
令日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城下哉於是賜而遣

之廣乃與大人迎趙於尉犁奉獻珠物焉耆國
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致令漢軍入國趙更
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
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
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趙即
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
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
三十人相率詣趙其國相服久等十七人懼誅
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

趙怒詰廣曰：危頃王何故不到？曠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魯，齊王趙留為魯，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夏侯尚攻江陵。魏志十四董昭傳云：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

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忌寢典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

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趙奢縱反向而趨北山。孫考昔以李信西來攻秦荆軍之三日三夜。百一云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西壁殺七都督秦軍走。關羽吏士聞使至家。致向乎。資治通鑑綱目十四云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

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兼其兩疲。故頃辭求效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報厚。遇其使。周遊城中。蒙致向。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內。各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益關心。權至江陵。荆列將吏悉歸附。

李晟令軍中曰。通家向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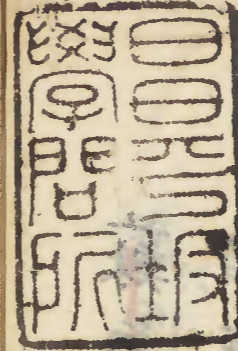
百十云朱泚使戍吏王每忌塔款壁門曰公等
家每恙戍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

項羽命三日之糧

前漢書列傳一云王^楚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
已殺沛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
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於利陳
餘獲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
甑燒存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每還心於是
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

蘇角虜王離涉向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
諸侯

度尚焚營中之財 見上篇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shu) running dow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starting below the red seal.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in regular script (kaishu)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multiple columns a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paper wrinkles.

